

## 論信陵君：文苑

著者	大塚，末雄
雑誌名	龍南會雜誌
巻	1 8
ページ	4 7 - 4 9
発行年	1893-06-27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298/4096">http://hdl.handle.net/2298/4096</a>

# 文苑

## 履仲天皇

教授 笠間益三

爲國家者使民莫不歎於其心而已爲之如何在下上下上通情而莫不貫徹也然泯之臣臣不能親窺九重之深遠而朝廷之尊嚴不能親察閭里之痛庠故欲使上下之情莫不通徹則責在郡縣之吏耳郡縣苟不得其人則民情莫所伸上意莫所徹而民從疲國從弊矣履仲帝置史官諸國記政之良否察民之疾苦蓋大有所見焉諸國既有史官之設以記政之得失良否則爲郡縣吏者當布一令行一事有執筆窺其後者則安得不惕然而戒懼哉一有戒懼之心則百爲皆得其所而後民休息於其間矣至後世則不然有挾上威而侮慢者有移聚歛而嫵媚者惕然戒懼與侮慢嫵媚其間相去蓋亦遠矣是以民不能知上意之所在上不能察民情之所安而上下蔽塞矣是坐郡縣不得其人耳吾讀史至此大有所感焉援筆論之

## 論 信陵君

大塚末雄

自古稱英雄豪傑者非應變臨機之際獨能爲驚世之事而已雖平居無事之時亦爲異常之行若高祖之豁達大度王猛之偶儻大略古史所稱可概知焉蓋得于力者暗乎智長于

用長句法文氣隨厚

奇警

技者、薄乎德、而驅群雄者、多暴戾之行、何也、有所僞也、李世民英主也、弑兄而不以爲異、吳起、兵家之良也、殺妻而求爲將、英雄之不可律以常情如是、而孰知戰國權謀相尙之時、爲其英雄之略、而兼君子仁者出焉乎、吾每讀信陵君傳、未嘗不拍案而歎、曰、嗚呼、彼英雄、何必爲豁達、何必爲倜儻、當秦伐越、魏王不救焉、邯鄲且暮、且下、信陵君不忍坐視、欲與其客赴秦軍、雖三尺童子、知無毫髮益於存趙、而身亦不救也、豈待候生之言而後知哉、過夷門辭候生、恨候生無送辭、還問、譬如將、投井而恨人、不止之、誰謂天下之賢公子而有是乎、意者其辭候生也、欲得計於候生、而所告不過曰、死於秦爾、如孩嬰之呼父母、如痴婦之訴情、不敢自問計、丈夫磊落之氣、安在、候生計不遺錙銖、教其殺晉鄙、而信陵君泣、夫趙之危逼旦夕、而諸侯畏怖觀望、無敢奮一臂以救之者、夫有人之社稷高義也、況趙之存亡、關於山東安危、然而爲殺一老將、故下淚、丈夫固宜如是乎、嗚呼、其計愚、其仁近婦人、吾料當時之狀、信陵者、實不過可愛可喜之一孩嬰、而又候生掌中之物耳、矣、候生將何恃而北嚮自剄也、且夫計出於已、事成已享其利、事不成已任其責、候生之意、將無見信陵之無爲、而恐已受其禍乎、不然、人誰不欲見出於已之事之成否、而候生敢爲此不情之死矣、噫、嘻、吾知之矣、斥鴳不可以語鯢鵬之志、爭輸贏於錙銖者、何知天下之大器、公子之所以愚、其所以賢也、其婦人仁、則丈夫之仁也、公子不以其結姻於趙、不忍獨生、有此義、可以服人、晉鄙一老將、也不忍殺老朽之士、有此仁、可以懷人、且夫源泉不在於河海、而河海常深、泰山有意於

推勘入微

以下一々翻轉前段

讀到此書亦拍案驚

激有法

成高而常巍々是故智者不自用其智而勇者不自用其勇而勇信陵君如愚如怯是以候生致其智朱亥盡其勇而毛公薛公亦極其諫與規是其真仁至義有深感人使之不能不樂爲其用而盡其慮則候生者反在於其掌中而不自知也況朱亥之輩乎候生之明見公子之眞智眞勇也久矣故授饒倖萬一之策而不危之身亦隔幽明而不疑其全事是以信陵君及一得計則單車至以推晉鄙勒三軍號令嚴明一戰走秦軍解其圍而存趙是豈常人之所能乎哉其後三十年信陵君以一使致五國之師國五其將將五其師率散離之兵而當精勁之軍走蒙驁逐至函谷關語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豈信陵君之謂乎最故天下之大器不必立奇異之言不必爲異常之行以蓄可爲之力以待可爲之時及其力積時至則卓勵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而止矣子房之博浪沙光武之絳衣絳冠是可徵也嗚呼是豈起猛輩之所知乎

高眼卓識有老生亦不論出得者讀書如斯始有大用不特其文字之有法度有氣力云爾也

明治癸巳六月初旬

遠瀾周平評